

40 改革开放

1978,犹如闸门拉开,江水奔涌而出。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缩影,桃浦人也经历了“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由于大兴化工业,桃浦的农田在80年代中后期遭遇了大量的“三废污染”(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曾经,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臭气冒,桃浦到”。这是桃浦快速发展带来的“后遗症”,也是上海乃至全国都在经历的“必修课”。

要发展,不要污染,桃浦该何去何从? 1987年,在市政府财力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承担桃浦地区重污染的治理工作,积极响应配合桃浦镇全力投入工业区综合治理工作,迎接新的挑战。1987年8月20日,桃浦工业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一场大规模综合治理桃浦工业区的战斗打响了。

桃浦第一次转型:发展现代物流产业

为了摘掉污染帽子,90年代初,桃浦开始了第一次转型,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物流、包装印刷等产业。然而,转型发展,必将经历阵痛,在转型过程中,一些带有工业污染的企业,不得不离开久居的桃浦。但留下的土地和空间,为桃浦发展留下了无限的可能。

“上海北芳国际物流公司就是当时尝到桃浦转型甜头的企业。那时候,公司固定客户中每天有往返于张家港和上海之间的运输车辆,常常是满车到沪,空车回张家港。经过北芳物流的穿针引线,这些车辆轻松赢得了巴斯夫公司每天运往张家港的5个集装箱货

物的标单,车辆满载率提高45%以上。由于桃浦工业区的存在,其周边聚集了一大批物流企业,现代物流业开展得如火如荼。”

——时任桃浦镇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席 洪跃弟

到2001年,上海市政府在桃浦工业区周边的真建、棧浦村原址上,规划成立了上海西北综合物流园区。以桃浦地区为中心,未来岛开发为标志,形成多式联运特色的现代物流园区,大大拓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撤乡建镇:农村变社区 农民变居民



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成立仪式

1993年7月15日,在上海城区扩大政策的统一调整下,桃浦乡从嘉定县(今嘉定区)划出,并入普陀区,撤乡建镇,这也是我们如今所熟知的桃浦镇。桃浦在现实意义上,进入了城镇化。与此同时,随着环境综合治理的逐步大力推进,1997年,市政府宣布正式摘除桃浦工业区重污染地区的帽子。桃浦地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受污染其害的农民也搬入环境良好的新村。据统计,共动迁农民867户,3395人,建成占地80115平方米的农民新住宅区。



桃浦工业区总体规划二期工程 桃浦三村 桃浦六村迁地

90年代中期:腾笼换鸟

产业转型“阵痛” 桃浦加速城镇化

记者 王家欣 整理报道



上海市桃浦工业区综合治理一期工程开工典礼

宅拆迁重建,盖起了3层混凝土结构的楼房,当年还托关系装上了电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丽传说成为现实。看到家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老母亲咸天乐得合不拢嘴,逢人便说如今有党的好政策,吾辈赶上了好辰光。”

——祁连村村民 金宝忠

【真建村】



真建村村民委员会



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未来岛留谷SC6园区

“当年未来岛(原真建村)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农田,自东向西有沪宁、沪杭外环以及南何支线贯穿,形成‘孤岛’。祁连山南路还没有建成时,仅有真建村的几百户村民在这里生活,要进市区,只能翻越轨道,走几公里泥泞的小路,生活较为闭塞。如今,上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论面积虽然不大,但经济体量确是桃浦地区最大的。

1999年,上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筹建。在原真建新村基础上开发建设,园区占地0.97公顷,净产业用地1207亩,投资10个亿,用于道路、市政配套以及动迁改造和农民安置。2001年11月,经上海市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开发初期,园区果斯投资逾1亿元,建设总长1.4公里的祁连山路南北隧道,以此彻底

摆脱铁路匝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还投入1000万元完成南何支线隧道工程,改善交通配套;投入400万元建设小环岛开关站,改善用电配套;投入100多万元,引进937路公交车,将终点站设置在园区中心区域,方便职工上下班等,以不断优化园区服务等级,改善生活。”

——上海未来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党委书记、董事长 钱世敏

【棧浦村】



棧浦村新家园



棧浦村公园

“1979年棧浦村村民拥有了第一辆幸福牌摩托车;1980年第一通电话接入村民家中,同年村民购入第一台冰箱;1984年出现了‘第一个万元户’;1986年盼望已久干净卫生的自来水从自家水龙头里流出,村民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2000年全村道路由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水泥大道……”每一个第一标志着棧浦村跟随改革开放的脚步,与时俱进,农民生活在悄然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2年棧浦村启动老宅改造工程,2003年12个生产队完成动迁,2004年年底全村村民住进了绿树掩映、配套齐全的棧浦新家园,小区内物业、卫生服务站、超市、文化活动中心等一应俱全,逐渐完成了“农村变社区、农民变居民”的华丽转变。”

——棧浦村党支部书记 孙庆华



陈泰明/摄

“两湾一宅”动拆迁

伴随第一次转型,桃浦也迎来了一批“动拆迁”户

1998年8月10日,“两湾一宅”首期动拆迁拉开序幕,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大事记”中的标杆性事件之一,蜗居了半个世纪的居民,被陆续搬往动迁居民安置小区,这其中也包含桃浦。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许多喜怒哀乐,却也包含着希望。

“我也是从潭子湾动拆迁过来的,当时是中山北路街道万民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动拆迁后我又被组织任命为莲花公寓书记,但刚一上任就面对无数难题,就连自己上班,都被居民给‘轰了出去’。

最初听着莲花公寓的名字,我还以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小区,但这小区按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市里有名的烂尾小区。由于开发商前期开发的先天不足,这里的房子当时没有水电煤,没有有线电视、没有商业网点、也没有公交车。就像是一个孤岛,周边都是农田。

居民生活也非常不方便,例如:液化气要到五公里外的桃浦液化气站去换,所以居民都在生炉子;水用的是深井水,也是临时拉的线,到了晚上就断电,一断水电就打不上来,每天,都有两辆119的消防车专程往

小区送水。诸多的生活不便导致居民对我极其不信任,怎么办?当时我家拆迁给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拿桃浦新村的房子,一个是损失很多面积的动迁款。当时我没有退路,也因莲花公寓没有公交车,上班实在不方便,就毅然决定把房子买在莲花公寓,和居民们‘同甘共苦’。当时居民以为我‘疯了’,但也因此把我当成了一家人。

随后,我承诺每年完成一件实事工程,组织居民一同解决。比如有有线电视的问题。1998年,我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请求市领导关心莲花公寓,要知道当时动迁居民五年看不到有线电视,都是拉天线的。写了以后居民一起签名,一封挂号信寄了出去。市领导收到以后非常关心,包括普陀区和桃浦镇领导也积极努力。2001年,莲花公寓的有线电视正式开通了,困扰居民多年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不管怎么说,居民的生活还是在稳步提高的。对此,居民们都有获得感。有居民说,‘我们来的时候野草比人还高,什么都没有。梁书记来了以后,大家团结在一起,居民们自治共治小区建设,每年都有变化。我

们不与别的小区比,跟我们以前比,一年比一年好。’”

——现任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 梁慧丽



梁慧丽看望居民

“我原来就与小区大多数居民一起住在‘两湾一宅’棚户区,父辈有的还都是一起从苏北逃过来的,许多人看着我长大。在中山北路仁义里居委会任党支部书记、主任时,那些年龄大的,我称他们叔叔阿姨;年龄接近的,我叫他们兄弟姐妹……在情感上,我和他们贴得很近。

“两湾一宅”动拆迁,我被分配到紫藤苑小区,由于小区建成较早,早期建筑设计还是有所缺漏的。让我记

忆犹新的莫过于空调冷凝水排水的问题。由于家家户购置了空调,但建筑设计初期并没有空调滴水管这一项目。设计上的缺失导致居民只能将空调水管挂在外面。水滴溅落到雨棚上,发出‘滴答’声,扰民不说还易滋生蚊虫,居民苦不堪言。

建筑先天性的缺陷无法改变,但政府也在调研民意后积极努力地改善居民的居住生活。2007年11月,桃浦镇政府采纳了房屋外立面安装空调滴水管这一解决方案,出资150万元,对桃浦镇区域内的老旧公房进行空调滴水管的改造安装,提高了居民生活的舒适度。”

——现任桃浦镇社区党委副书记 杨兆顺



杨兆顺在楼道内做居民工作

【新杨村】



1989年初,新杨村经济指标签约仪式



新杨农宅



新杨村老宅改造安置房

“新杨村(曾用名:新华村)位于桃浦镇最北部,四十年前,新杨村可谓是一穷二白,没有像样的村庄、房屋、企业。村民每天从早到晚进行田间劳作,将种得的蔬菜粮食作物供应市区菜场。1987年,新杨村家庭全年可支配收入只有780元。‘务农不稳,务工不富,务商不活’,就是当年新杨村的生活写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农村成为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新杨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农民们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劳作转向城镇化生活。2004年,新杨村启动老宅改造工程,村民们从矮平房搬进了大楼房。”

——新杨工业园区党委书记 王韬

【李子园村】



李子园村村委会



李子园三村



李子园大厦园区一角

“解放前的李子园因贫穷而被戏称为‘赤脚李子园’。穷则思变。向往美好生活,就是李子园的初心。曾经的10个生产队、518户人家、1400多人口、780多个劳动力,已经被5个居民小区、750户业主、2100多户居民所取代。那些大小不等、错落不齐的民房,已经彻底成了人们的记忆,也成了存留在相册里的老照片。

60多年来,在毛主席‘按语’的指引下,‘勤俭’、‘节约’,成了李子园人永远不变的座右铭。在‘春天的故事’刚写下第一行文字,地处市郊的李子园把握春天的脉动。租赁厂房到合作办厂,从筑巢引凤到腾笼换鸟,从老宅改造到土地集约利用,从新型园区到高科技产业园。李子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逐年提高,居民个人分红逐年增长。”

——李子园村党委书记 侯雪华

【祁连村】



祁连村老宅



祁连村村村委会



祁连村老宅改造安置房

“1960年12月我出生在祁连村一个世代以耕作为生的农民家庭。在那段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年月里,一个壮劳力辛苦劳动一天仅有六、七毛钱的收入。在我幼小印象中,家中的饭桌上很少看到荤菜,粗粝留下来的老宅也经历了多年风蚀雨侵,每逢下大雨我们姐弟4人还要帮着用大盆小盆接‘天落水’。

18岁那年,祖国大地响起改革开放春雷,我和哥哥去洗去脚上的泥巴随着劳动大军寻求致富路。我先后在运输队、仓储公司等工作过,当时每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对我的家庭来说无异于旱地里的滋滋甘露。

1982年,我抱回一台带有两根羊角天线的黑白电视机,‘凯歌牌’14英寸的。昔日全村最穷的贫困户率先将电视机请进家门,这在全村一下子成了头号新闻。1983年,我家破旧老

桃浦第二次转型:发展都市型产业

桃浦第一次转型完成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欣欣向荣。但看到眼前的转型成果,却无法让人完全满意。随着上海中心城区服务功能向高端化发展,受到级差地租和商务成本不断攀升等因素影响,桃浦工业区发展占地较多的制造业明显不景气。与此同时,桃浦地区还有30多个大小停车场,每天有近5000辆货运车进出,尘土飞扬,也与上海中心城区的功能定位不相符。

除了工业化,是否还有一条适合桃浦发展的道路可走?

又历经一个10年,答案逐渐清晰,那就是进一步向以都市产业为功能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转型。 “当时桃浦的物流业还是较为低端,造成了很多卫生、治安上的问题。比如运成物流运的是大件货物,汇集



麦腾创业天地

未来岛盛源科技园

西北物流园区

在一起仿佛是大型的农贸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环境脏乱差问题成了治理难题。物流的属地不应该在桃浦,桃浦的定位应该是中心城区里的一个镇。记得我当时向到桃浦视察的中央领导汇报时讲,我们这个镇是中心城区里边和郊区乡镇接壤的地方,而不是郊区靠近中心城区的地方。如果说桃浦的第一次转型是为了解决污染,形成了一点城市的形态,就是时常看到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那么第二次转型,就是要往更高

效的方向转型。”

——时任普陀区桃浦镇党委书记、镇长、人大主席 洪跃弟

2004年,都市型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桃浦工业区发展与环境整治规划》获市政府批准,控详规划基本完成,为改造改组老工业区,建设现代都市型工业基地,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和空间。2008年,桃浦工业区进一步转型,逐渐形成以都市产业为功能特征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集

聚区。借力于区位优势,桃浦形成园区发展特色,通过存量盘活与增量发展的有机结合,将重点集聚于那些想通过上海走向国际市场的长三角民营企业机构,成为民营企业进入上海、连通国际的平台,让桃浦成为上海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关键节点和经济枢纽之一。李子园大厦、盛源科技园、中鑫企业广场、康建广场,就是转型生产性服务业的地标。